

如歌岁月里我的老师们

葛利芳

一直以来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人间最好的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人生最好的感情不是相处，而是默默陪伴！

岁月如歌，渐行渐远的光阴里，心守一抹暖阳，静待一树花开，成就他人繁华，独留凄清与坚守，这何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为师者的幸福情怀？感恩生命里我相遇的每一位老师，在清浅流年里默然陪伴，给予我一生最好的成长。

我师中让我心生钦慕的，莫过于我的两位数学老师。

赵沛忠老师是我初中时的数学老师。一身灰色西装里搭白衬衫，永远擦得锃亮的皮鞋，一丝不苟的中偏分发型。一抹自得而傲娇的微笑，幽默中散发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洒脱，这就是独有魅力的赵老师。

记忆中赵老师的家在农村，每到周末他会骑着那辆斑斑褪色的自行车回家，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虽是普通装束却一如上课时整洁。一条灰色海马毛围巾让他更具有“五四青年”儒雅的风韵，真不愧为当时同学们眼中的“男神”。许是“亲其人便信其道”的缘故吧，上他的课总是轻轻松松没有太多压力，不知不觉就学会了不少知识。

每有上课，赵老师会踏着上课铃声不紧不慢走上讲台，一本教科书随手丢在讲桌的一角，一脸灿灿的微笑环视全班。接着缓慢而优雅地捋捋他的西服袖口，甚或干脆挽起一只袖管，随即便露出了他的那块大表盘、宽链条手表，透过玻璃窗射进的阳光恰照在他的表盘上，明晃晃金灿灿的。他也会习惯性地再往上捋捋他的大表链子，接着就拉开了上课的序幕。他的课总是不急不缓、亲切温和，总会听到他启发式的话语“再想想”“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赵老师最神奇的是上课从不带教案，很少翻教科书，却能准确地说出整本书的相关知识点及例题的对应页码，整本书许是早融会贯通熟记于心了，常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何课上他从不带圆规，一截短粉笔头，一个指头为圆心，一个手指为半径，黑板上轻轻一笔便是一个活脱脱标准的圆，或大或小轻松自如信手拈来，他日里不少同学曾无数次地做过模仿，却始终未能达到赵老师画圆的境界。

赵老师的徒手画圆让我神往了很多年，一如之后我所相遇的另一位高中数学老师——傅杰老师。

他是个小老头，常见他整个臃肿的身子在肥大的衣服中晃来晃去，上课时常把上衣的袖口挽得高高的，每见到他不知为什么总会想到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形象的“迂”中会让人升腾起莫名的怜惜与敬畏。大约是听说了关于他的不少“掌故”，真实与否无从考证，隐约中感知这是一个经历了生活暴风雨而后倔强奋起的生命。

傅老师上课时总是抱着大大小小一大叠线装的教案本，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大有鲁迅笔下“藤野先生”知识渊博学者的感觉。那教案上是密密麻麻归纳的各种高考题型及解题思路，不同颜色的笔做了不同的标注，书写隽秀而工整，是傅老师多年心血的凝结，被同学们戏称为“高考数学的百宝箱”。

傅老师的右手大拇指是缺失的，他是用左手写字的，但手指灵活，书写流畅而整洁，板书设计条理明晰，是我师中板书书写最多的一位，一节大堂课下来是好几黑板的书写，从不潦草。而且亲力亲为坚持自己擦黑板，因此他的衣服上常有粉笔涂抹的痕迹，或白或红或粉。

傅老师是那时上课最有激情的一位，讲到激动处常是手舞足蹈。他的解题思路灵活多样，“一题多解总有一款适合你”这是他有自負的口头禅。当年高手如云的补习班，“老补习生”对知识的磨炼及积淀是极为深厚的，常在课堂提出些棘手的问题，甚至有挑衅的，能让这些“老补习生”心悦诚服的，傅老师当推第一！

他的解题方法确实管用，尤其解答选择题，特值法、代入法、假设法、倒推法等至今记忆犹新，便捷而准确。那年我的高考数学选择和填空题为满分，且在大题上也有了不小的提升，数学成绩的大幅度进步奠定了整体成绩的突破，终在那一年上了大学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时光如烟，多年后当我真正站立讲台成为一名教师，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成为一个如赵老师和傅老师让学生崇拜、念念不忘的老师？我想：教师的魅力定是绽放在每一节精彩的课堂上的，需长年累月不断打磨、沉淀自己，赵老师、傅老师每一个看似轻松潇洒的课堂展示都是他们“台下十年功”的倾心付出，也是他们厚积薄发蓄力前行的呈现。感谢这样的老师，默默陪伴中丰盈了我的知识，也成了我生命中永恒追寻的一束光。

其实人生相遇的每一位老师终将会变为最美的风景。生活委屈也好，开心也罢，或严厉或亲切，或鼓励或鞭策……至今记得，带我们走向“粉红色的回忆”的初中音乐老师雷辉老师。每有他的课，同学们便早早地去音乐教室搬来脚踏风琴，年轻的雷老师一番弹奏甚是陶醉。他除了教我们唱教材中的歌曲，也唱当时的流行歌曲，很是受同学们喜欢。有时整个漫长的课外活动时间我们都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了，哪管外面一片喧嚣。多年后我们已是同事多年，雷老师依然对我照顾有加，时有感念！

求学路上更不能忘记鼓励我“人应独立行走而不是爬行”的石春林老师。他是我初三时的班主任，向来以严厉著称，私下里被同学们称为“石岗”，大约是“大牌的领导者”的意思吧，毫无贬义，倒是有更多的钦佩与赞赏，应是“石哥”方言称呼的同义词罢？

当年石老师刚毕业就接手了我们班。纪律差，成绩一般般，有翻墙逃课的，打架斗殴的，上课捣乱起哄气老师的，这都是我们班的常事儿，因此管理和升学都是这个年轻老师要面对和处理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那一年挨过骂，挨过打的同学不计其数，有理解的也有抱怨和耿耿于怀的，但当中高考成绩揭晓后，没想到我们班竟是同届考上高中人数最多的，实现了乡村孩子到更广阔环境里读高中的梦想。那一刻同学们笑了，久违的心结终在巨大的成功后烟消云散了；那一刻石老师也露出了很少有过的笑容，同学们才发现在石老师严肃的表情背后原来拥有一颗强大而博爱的心，是他给予了我们穿行懵懂与迷茫的勇气，我便是在石老师鞭策中成长的受益者之一，真心感谢您！

岁月不语，但同样感恩生命中给予我文学滋养的贾珍老师、马明奎老师及张富老师，是他们将我带入学文学的殿堂，用一颗真诚善良之心书写人间挚爱情深，更多地感知文字背后每一个肆意徜徉的灵魂。

高中时的贾珍老师对我们的写作很重视，那时最期待老师的作文讲评课，尤为期待老师范读自己的作文，那是莫大的荣幸！在一次次的鼓励与肯定中一步步爱上了写作，渐渐地发现文字的背后那是何其广阔的世界！

大学时相遇的马明奎老师和张富老师，他们让我在文学的积淀与修养上有了更深的延伸。

尤为感念毕业26年后因一篇文章与张富老师相遇在网络间。如此幸运，多年后再次在写作上得到老师的指导，近一小时的通话又如同时走进您的课堂，倾听您对我文学人物塑造及情景创设的讲解，我感动着、受益着。不久收到您对我文章的改稿，密密麻麻的修改，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细微而贴切。那一刻我只有热泪盈眶和幸福的份儿了。再之后您又不遗余力推出我的文章，让我走向更广的文学平台。在生命的长河中，总会想起老师对我不倦的教诲，那也是我为师者永远追随的一份博大！

师泽如光，虽微致远；师泽如水，润物无声。感恩，致敬！

吾师，你病倒了，命运安排我来接替你的工作。就像十年前的那些个早晨，我走了十里的扭秧歌的山路赶来了。但是，此回不是来听你讲授理想，而是来一个教学点——红狐与苍狼出没的山区教学点延续你的、开始我的执教生涯——承接一个教育家的梦。师范毕业，我就毅然决然地回来了。

是的，我随着山里的孩子，随着新早的阳光走进这个蜂箱似的教学点，走进你苍白无力的咳嗽声中。于是，我只是呆呆地站着，站成一副没有表情的漠然图像；只是高高地站在一片小木凳似的孩子的前排。老掉牙的讲桌旁，吾师，你的一声紧似一声的吭吭咳嗽像一只只小蚂蜂，蜇痛我的

和一片孩子们的心。

生活是一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你因喝得太多而致使全身浮肿。粉末在你的稀疏的白发中纷纷扬扬成瑞雪——你是怎样的被激动了呵！你突然泪流满面地握着我的手，冲着一片家长和孩子说：“好了、好了，我可以放心地回家了。”你还欣慰地努力吃了一颗孩子们带给你的山果。吃剩的果核像一只没有翅膀的寒号鸟，久久地停留在你的手中。可是，你这就迫不及待地去遨游那个不可知的世界去了，且一脸安详的笑容。你的精瘦的身躯倒在讲台上，倒进大山的哭声中……

为你送葬归来，我的脚步突然十分地坚定起来。四围的泪雨为我荡洗了忧伤，唯余力量。

初为人师

陈珍

一路上，回忆着童年听你传道、授业、解惑的件件桩桩：

——黑板上，你一笔画一只雄鸡。你把我们安插在中国地图上，用彩色粉笔把那些地区的特点，标得让人过目难忘。殷切希望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一番业绩。

——你带我们到小河边，编一只马莲草的绿色小船，扬起马莲花蓝蓝的帆儿，放在明溪丽水中摆渡我们的童趣，漂向幸福的远方；带我们到小树林里背诵古诗，注目枝头鸟儿的花朵是如何倾听；到田野里拾麦穗，让我们互相观察弯腰拾穗是怎样一种曲线。然后，出示作文题目《童年趣事》。

——你不用教学圆规（那时

山村小学没有这种教具），手捏粉笔在黑板上疾速地转一圈，便圆得令十五的月亮咂舌！满教室黑黢黢的眼睛直闪砾“神了，神了”的光亮。为此，我苦练了十年，为此我从师范学校回来了。

回到我的教室、我的办公室、我的家——一个四级复式的教学点。然后急不可耐地翻开教案，规划着属于我的第一个明天以及每一个明天。

良久，我反复痴痴地凝望着迎面的青山腰上那座新坟。久久地望着并沉沉地想着：那里若是山村的“教师陵园”，那么，第二座坟冢，将是我的了。想着，我的心开始纯洁，并且不再复杂。

噢，明天又是开学的第一个早晨，我将初为人师……

破庙里的教室

许延霖

的就是每周二上午的劳动课。因为不用坐在教室里，全体师生都上山砍柴。那时很多同学是从很远的村子里赶来读书，中午回去不便，早上来学校时就把饭菜用饭盒装好，然后放在学校的厨房。等到中午快下课时，厨房的一个老奶奶就会烧火给大家热饭盒，等到下课铃一响，热气腾腾的饭菜也就好了。厨房里烧火用的柴，就由我们供应。

山上的砍柴乐趣是很多的。摘野果这些是不必说的，光是用刀砍一些细长的木棍，再挖一些像烟斗的草根就有无限的乐趣。木棍可以用来扮孙悟空，好几个“真假美猴王”在“三角操场”上挥舞着“金箍棒”，黄土地漫起的灰尘真像是妖怪出没。像烟斗的草根则可以用来扮大人、扮老头，一个两个的口叼着草根，叉个腰，假装咳嗽的样子，活脱脱一幕滑稽剧。不过再多的孙悟空，都逃不过如来佛的巴掌。刘老师只许我们玩一

地裁剪好，再仔细地贴在窗户上，再用小钉子钉牢。那薄膜在阳光下泛着微弱的光，倒是给教室披上了一层保护膜。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些薄膜在风里轻轻晃动，像是一种无声的坚持。

可快到开春的时候，班里爱搞破坏的同学，会忍不住往薄膜里扣出几个小洞，再等到天气逐渐转暖，薄膜上的手指洞就更多了，终于有一天，耷拉着的薄膜在一阵大风中哗啦一下从窗户上飘落下来，玻璃外面已然春天的景象，后山的野花开得正盛。

漫长的冬季过去了，我们就像一头头神兽彻底苏醒过来，开始在黄土地上玩耍。那是我们的操场，原本是一块长方形的黄土地，一次因为山洪暴发崩塌了一个角，没有钱修缮，师生们只好从山上砍几棵树下来，做成几个木桩当作围栏。我们在这“三角操场”上追逐，跳皮筋，踢皮球，升国旗，唱国歌……

那段岁月里，同学们最期待

被罚写100遍“槐”

陶敏

每个生词写10遍，第二天交。回家，我就开始写起来，第二天高兴高兴地交给班长。谁知下午放学前，老师带了几本作业到班上，说点到名字的同学留下。还在寻思中，听到有我的名字，一愣神的功夫，朱老师走到我面前说“这个‘槐树’的‘槐’写错了，罚写100遍”，说着把我写的作业那一面翻开，只见上面画了个红色的醒目的“*”。我有点不解，觉得老师有点太严格了，一个字写错而已，为什么要罚写这么多遍呢？

我极不情愿地拿着本子，默默回家了。

100遍、100遍啊，我要写到多久才能写完。心里数落，边拿起本子慢条斯理地写起来。因心不在焉，一心想出去跟小邻居玩耍，导致写作业的效率大幅下降，铅笔不知削了多少次，换了几支，右手中指拿笔的地方磨得生疼。一直熬到很晚，外面只有青蛙和蝉鸣时才呵欠长流，疲惫地和衣躺下，梦里都是争斗写作业的画面。

次日一早，我把罚写的作业拿到办公室交给朱老师，突然听到老师轻轻叹了口气，指了指我

很仔细，注重课堂训练和课后练习。每当上朱老师的课，同学们都不敢马虎，总是早早在座位上端正地坐好，翻到当天要讲的课文，默默读起来。上课前朱老师就会随机点名喊同学起来轮流用普通话大声朗诵，若遇到有的同学因紧张磕磕绊绊，朱老师就会很耐心地鼓励其慢一点、再慢一点调整呼吸后，再读。老师的话似有魔力，那个磕绊的同学总能在老师循序引导中，读得有情，我们呢，就支着耳朵静静地聆听；若遇到不会读的同学，朱老师就会很耐心地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给大家示范，渐渐地我们都有了提前预习并大声阅读的习惯。

后来我在中学及单位陆续从事兼职播音、主持工作，眼前总会浮现朱老师当时苦口婆心纠正我们用普通话读书的画面。

记得有一次，新课文上完后，朱老师布置课后作业，要求

